



神枪手宝山寻父

路易·拉莫尔 著
洪振国 李燕珍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神枪手宝山寻父

AMOUR ●●●●●

神枪手宝山寻父

〔美〕路易·拉莫尔 著

神枪手宝山寻父

〔美〕路易·拉莫尔

洪振国 李燕珍译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72,000 印数：1—20,500

ISBN 7-5404-0083-3/I.72

统一书号：10456·250 定价：1.35元

不战则死

其中一个家伙发现了柜台上摆着的那支枪。他放声笑了，笑时露出那残缺不全的黄牙齿，抖动蓬乱的胡须。

“东西就摆在那里，律师先生，你最好还是试试！”

那支枪是崭新的，里面是空的，即使那几个家伙不知，奥林心里倒是有数的。

“要是我伸手去摸那支枪，你会立刻开枪打死我。”

那家伙露出狠毒的狞笑：“我承认我会这样做。”

“要是我不去夺那支枪，怎么说你也要打死我。”

“我承认，无论如何也要干掉你。”他洋洋得意地说。

“那么说我没有可选择的余地了，是不是？”

“没有了，你休想有什么选择了。”

“但是，假如我不想取柜台上的那支枪，你又以为如何呢？”

说时迟，那时快，奥林闪电般抽出手枪，只听得叭叭两声，那家伙当即倒地毙命。

“亲爱的，杀死一个人，往往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一了百了。”安德烈·巴斯托感慨地对侄女说。

“事情不都过了二十年吗？有二十年了吧？”女人问。

“对你这二十多岁的范妮来说，二十年几乎是你度过的全部年华，但对你叔叔菲利浦这样的老东西，却只不过一瞬间罢了，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

“怎么会有人知道的？一切不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又是在那样遥远的地方吗？！”

“不管怎么说，人已经到了此地，到了新奥尔良，并且正在四处打听。此人叫萨克特。”

“什么？”

“他叫奥林·萨克特！是个有权办理诉讼事务的人，一个律师。皮埃尔去西部山区时，他的同行人员中也有一个叫萨克特的，这律师便与他同姓。”

范妮·巴斯托身材苗条，小巧玲珑，颇有几分妩媚妖艳。她肩膀光洁细嫩，白得叫人着迷；嘴唇微红，略呈圆形，另有一双又大又机灵的眼睛。

她耸了耸肩说：“难道他能成得了什么气候？让他去打听吧，反正我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那些知情人中还会有人活着吗？”

安德烈皱着眉头道：“我说不上来，也许没有了，不过我不

喜欢他打听这件事。要是一旦让菲利浦发现了……”

“那可就完蛋了！”保罗插嘴说：“一切都完了！他一定会剥夺我们的财产继承权，什么也不给我们。”

“对你也许会如此。”范妮对安德烈说，“我那时只不过是娃娃，还不满五岁；就说你保罗吧，当时也才不过十二三岁，我们与此事毫无瓜葛与牵连。”

“你以为凭这一点就行了吗？”保罗说：“菲利浦叔叔要剥夺我们大家的遗产继承权，随便找个借口就行了。对你又何尝不是如此，你并非他真正的娇娇宝宝，并不得他的欢心，这你是清楚的。”

“那么，”她倾身向前，把烟灰掸到茶碟里后说：“干掉他，干掉这个奥林·萨克特，要在他没有牵连上我们之前就把他扔进河湾里去。立刻去宰了那小子！”

安德烈对侄女所说的这番话不再感到惊奇，他问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亲自去干！安德烈，他并不是你的第一个刀下鬼。”她抬头朝他望着，笑了笑。

“为什么不干？找个借口向他挑战，在新奥尔良找不出比你更好的射手了，至于弄剑……你杀死过多少人？安德烈，我指在决斗中。”

“十二个。”他答道。“你已经有了主意，也许就得这样去对付他。”

“你太残忍！”保罗表示反对。“假如，你一定要处死他，还有其他的办法嘛！我们可以把他弄到，比如说音乐酒吧间——那个布法罗·比尔旅馆去，威廉会替我们收拾他的。”

“不成！”范妮厉声道：“不行的，保罗，杀人的勾当，知

道的人越少越好，除自家人以外，不能向外人透露半点风声。”

“她说得对，”安德烈说，“不过现在还时为过早。这个奥林·萨克特不可能探听出什么来的。很显然，皮埃尔是个法国人，又是从路易斯安那来，我们启程去西山前，他才把萨克特带回到这儿整装备马，萨克特也不曾有一刻离开过这河岸，他们人地生疏……真不知是什么风惹起今日这场麻烦。我们采取的上策便是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要是他行将危及我们，那时我们采取行动也不迟。”他低首瞅着手中的烟头，又耸了耸肩，说：“总之，不需我们操劳，新奥尔良自会有人去收拾他，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你见过他吗？”范妮问。

“见过，是条大汉，和我的个头差不多，甚至和我一样高大，他是个漂亮小伙子，衣冠楚楚，显得精明老练。”

保罗仰首问道：“安德烈，几年前河岸不是发生过几起骚乱吗？那是与某些萨克特有关的乱子吗？”

“我想你说得对，保罗，我也回想起有这类事，当时有人蓄谋抢劫其中一个萨克特人的财物，于是发生了一场格斗，一场血战。”

“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安德烈叔叔，”范妮分析道，“现在，这个萨克特跑回来……是为了杀人报仇。”

当然，她的分析是正确的。倘若有这种必要的话，简单而又合乎逻辑的招数便是行凶报复。现在，这个萨克特一定会去调查、询问，要是原班人马中的人还在，他可以走访，从张三李四那里了解到只言片语——但无论如何，这都无济于事，这位萨克特对事情的原委一无所知，也不可能打听到什么。

突然一闪念，安德烈想到自己手中仍有一张地图，他一直

将它保存着，相信它能为寻宝提供线索。没有人知道他的这张地图，因为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不曾向任何人讲过。试想想，当一个人掌握了三千万金币藏地的唯一线索时，他能向外人透露吗？！材料都在那儿，他曾经花时间看过早年提交给政府的原始报告，当然，里面谈及黄金一事，说是法国军队开采出来的——三千万金币！

安德烈曾考虑过重返旧地寻找黄金，也许，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他现年四十，正是不惑之年，且身强力壮，比以前能干得多。他须考虑自己的将来，他压根儿不相信菲利浦会给他留下什么。菲利浦有足够的理由对他们几个人表示冷漠。

这个萨克特究竟掌握了些什么呢？

奥林·萨克特站在他所下榻的圣·查尔斯旅社的镜前小心地梳理头发，依原样打好领带，然后离开房间。走到楼梯口，他随即停了停步，用手轻轻摸了摸左下方佩带的史密斯和俄国韦森手枪。一切安在。这倒不是预感到定会有什么麻烦事发生，仅是多年来保持的习惯而已。

时至今日，此行可谓一无所获。从一开始他就怀疑那伙人会露出什么痕迹。新奥尔良是一座大城市，二十年过去了，而他掌握的线索却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只要能使妈感到高兴，哪怕付出再大的努力和代价，他也在所不惜。

他到底掌握了什么信息呢？只知二十年前，一个法国口音很重的人想去西部山区某地旅行，这包含有两种可能：以前此人去过，或者他知道某人曾经有过西山之行。

阿爸曾被这个法国人雇去当向导，开始预计往返不过数月而已。

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冒着被印第安人杀害的危险去到那荒无人烟的山区？为了猎取皮毛？陷捕软毛兽就得整个冬天呆在那儿；为了金矿？或许是吧，他希图弄清该矿山是否值得开采。然而……他似乎更象知道黄金已被开采出来？

或者他曾如此想过？

当奥林将掌握的零散信息集中之后，他便开始去寻找那个大约从路易斯安那来的法国人，此人以前直接或间接与一个去过西部山区的人有联系。

尽管希望甚微，但对开辟一条通路不无好处，因为从路易斯安那去西部的法国人为数并不很多，从加拿大去西部的倒是不少。当然，法国曾一度控制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并且在密西西比河的鼎盛和约翰法规实行时期，人们曾不遗余力地去找黄金白银——法规保障投资者发财致富，鼓励寻财觅宝。

这个法国人不愿纠集一大帮人，然而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只身前往。由此推之，同行人中可能有人回来过，或者他们的亲友中有知道此事的。奥林苦恼的是不知从何处下手。往往最简易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审查现成的原始材料最为省事。在当前情况下就是去审查政府的开矿记录、产权声明，以及在偏远地区探险考察方面的记载。

另外一种同样简单的方法，便是会见一些年长的市民，动员他们回忆年轻时的有关见闻，但这得有耐性。不过他对此有兴趣，且能抽出几天时间来。或者他还可组织一个讨论会，从约翰法规时期谈起——这大概是采矿的最盛时期。

在比恩维莱统辖期间，他很少浪费时间去找那些莫须有的矿物。他有更切实际、更讲实效的工作作风。倘若能放手让他按设想办事，这块殖民地多少年前就该取得辉煌的成就，决不

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用餐时奥林独自一人静坐一边，听周围人谈话，欣赏灯光和音乐。他总是喜欢单独用餐，因为这能给他时间思考和体察周围的气氛。今晚餐厅挤满了动人的、穿着美丽衣服的女人和衣冠体面的男子。

靠他最近的两张桌子也有人用餐，一张桌围坐着一群和他年岁相仿或稍年轻的青年人，另一张桌旁坐着一对相貌清癯端庄的老年夫妇——应该说那是一位相貌出众的男人和一位漂亮的女人。那女人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眼神里却闪耀着青春的光芒。

招待员来到桌前，奥林随即点好了饭菜。

“喝点儿什么酒？先生！”招待员问。

“罗马教皇喝的夏托纳夫酒。”他温和地说。

老先生侧首望了他一眼，两人目光相遇，奥林报以微笑。

“上等酒！先生。”老人点头赞赏。

“谢谢！差点的酒岂能与如此华灯佳宾相称！”

“您初次来此地？”

“来过不止一次，不过是第一次得闲在这儿多逗留几天。”

奥林望着招待员打开酒，接过来呷了一口，然后对老人说：“我对科罗拉多州的圣胡安山区某些矿山的开采颇感兴趣，我听到过一些谣传，说什么从新奥尔良去的一批人在这儿找到了金矿。”

老人笑了：“对此，我很怀疑，先生！关于黄金一事众说纷纭，当然也有传说在远西一带发现了黄金，但其结果如何却无下文，大家也全然无知。”

“但的确有人去过那地方！”

“只少数几人。他们是冒险家，要不就是傻瓜！啊，对了，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法国政府派过一股武装分队到过西部，但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您知道有谁去过西部吗？”

“不……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去过。当年我们种植甘蔗，太忙了，无暇去想这一类事情，并且我相信很少有人去的。”

“皮埃尔会不会去过？”他的夫人提示说。

“皮埃尔？”他蹙了蹙眉：“啊，是的，他去过，但那是在后来，他一去不返，所以我们便一点也不知道他此行后来怎样了，我估计终究是徒劳无益的。巴斯托一家是糊涂虫，性情不定，做事情东一榔头西一板斧，现在仍是依然如故。”

“查尔斯！”

“对，是真的，你知道，比如说那个安德烈，他不过是个——”

突然，一个人立在了桌前，“你们正谈着，拉克罗伊克斯？”

奥林抬头瞥了他一眼，只见此人高大，肩宽背阔，体格强壮，有一张象是花岗石雕出的脸，目光严冷发育，脸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撮腊黄的八字胡。

“你们在谈论我的短长，拉克罗伊克斯？”

奥林委实吃了一惊，他瞧见老人的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坐在那儿呆若木鸡。他是被吓坏了。即令如此，奥林仍看得出老人所显示出的自尊和傲气。老人开始站了起来。

几乎同时，奥林也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先生，我想你大概知道我，而我还认识你呢。我们正谈着我的一户老邻居——安迪和伯特少爷，你也认识他们吗？”

“谁？”安德烈·巴斯托敏锐地环顾四周。

“假如你认识他们，”奥林面带笑容说：“你会了解，安迪，他是个不法酿酒商，从田纳西来，在这里的河湾定居，以酿威士忌为生——顺便问问，你说你叫什么来着？我是萨克特，奥林·萨克特。”

“我叫安德烈·巴斯托，我不懂你说的啥，先生！”安德烈说话时语气冷漠：“我明白你是要说……”

“你肯定明白，这两位少爷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曾料到他们已声名狼藉——即便他们引起骚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件东西我要给老大安迪，他身边有两条狩猎浣熊的猎狗——”

“我怕你是搞错了！”安德烈冷冰冰地说。他狠狠盯着奥林的眼睛：“先生，我不喜欢你！”

奥林抿着嘴轻声笑道：“那么，这该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吧！我正要说同样的话，我也很不喜欢你。既然我们说到了正题，不妨问问你：皮埃尔出了什么事？”

安德烈吓得脸白一阵红一阵，没等他来得及开口，奥林又说：“并非我特别关心此事，而是一个人失踪后，世人是会提出质疑的，特别象皮埃尔这样的人下落不明，人们岂能不问！他并非一人独往，是吗？人们是不会单枪匹马进入深山野岭的。当然，人们也会问和皮埃尔同行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之中又有谁回来了吗？”

安德烈木然无语。奥林突然把手一伸，“很高兴和你谈话，巴斯托先生，要不，我们改日再叙，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谈谈。”

奥林随即坐下，安德烈·巴斯托这才走开了。

老人半躺在椅子上，脸色苍白。他的老伴从对面望着奥林说：“谢谢你啊，真感谢你！你知道吗？你救了他一命。他们从

来就不乐意我们，而安德烈·巴斯托是一个决斗能手。”

“是吗？”奥林瞟了安德烈一眼，他正坐在临近的桌边。

“他曾和皮埃尔一起去过西部吗？”

好一阵子没有回答声。后来他老伴柔和地说：“我们该走了先生！时间不早了，再说我丈夫也累了。”

拉克罗伊克斯慢慢起身，奥林忽然间担心他会摔倒，而他竟挺直了肩膀，下视着奥林，说：“我不能断定，但我相信安德烈同他们一起去过西山。”

奥林起身道：“我对刚才这番谈话很感兴趣，倘若我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谢谢！”

他再度坐下来，目送着这两位可爱而又高傲的老人慢慢走出去。

突然，传来一个说话的声音：“是萨克特先生吗？我是范妮·巴斯托，我叔叔为自己刚才的冒昧深感遗憾，他以为听见你们提到他的名字呢！”

奥林·萨克特直盯着她的眼睛，这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他迅速站起身来，温和地说：“这是常有的误会。”

“我们应该赔礼道歉，不希望你带着我们不好客的印象而离开新奥尔良。”她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萨克特先生，你愿意赏脸到我们家吃顿饭吗？星期四怎么样？”

“当然愿意！”他说，“我很高兴到府上作客。”

当她坐回她自己原来的座位，她望着自己的哥哥和叔叔悄悄道：“货就在眼前，就看你们的了！要不然，我们到这儿来干啥？”

二

早在新奥尔良还是偏远处的一座小镇的时候，我们萨克特人就常来这儿。这一次我不为欣赏它那迷人的灯火和舞厅里的西班牙圆舞曲而来，而是来帮助奥林寻找一条秘密小径的。这一条小道两旁只有我们才能看得懂的路标，小道是我们父亲开辟的，它已经无人问津，被冷落二十年了。

父亲在人们看来是个流浪汉，晚年可算得是个山民。他懂得设陷阱捕获软毛动物，知道如何与红种人打交道而又相安无事。

他到那些闪闪发光的矿山去过一两次，但最后一次却一去再也没回来过。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无辜者，在那种危险的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后来很多人去西部，都没发现他的踪影，也许他在某印第安人地区给削了头皮。

我们几兄弟知道山里的情况，估计阿爸也许在高原什么悬崖上被摔下马来，也许是断了饮水而被擒，亦或是被印第安人围困，弹尽粮绝……。在西部地区，什么五花八门危及人的生命的事都可能随时发生。这些事我们大都碰到过，都能应付自如，但苦就苦了阿妈。

阿妈已然年迈，随着时日的流逝，她越来越想念阿爸，老担心他已经出了什么事。她害怕阿爸孤零零地藏匿在隐蔽的群山之中无人相助，又害怕他被印第安人作为人质而关进土牢。不知

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独自坐在一把旧摇椅上，为阿爸哭泣忧伤！

好在阿爸属于精明练达这一类型的人，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决不会放过，一定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我们兄弟推测，要是他还活着，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回家来的。

我们现在家住新墨西哥。泰勒尔正在设法变卖他在莫拉附近的土地财物，计划向西迁移到沙拉科那座新城。奥林正忙于律师事务，他说过他是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的。我想只有我才是真正的自由人，能无拘无束四处漫游。总之，除了阿妈，不会有别的女人为我担忧。

“我要去新奥尔良，特尔！”一天奥林对我说，“我想查证我能找到的记录材料，待你随后赶到时，我会设法理出些头绪来的。”

我们兄弟三人和妈坐在一起，尽量回忆阿爸最后一段在家逗留时的情景，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以揣测他的去向。西部山区是石头山，地域宽广，峰峦叠起，分属不同的山脉与走向，景象奇特；大山小岭，何止千百。在高山峻岭之中，从何处起始去觅他的踪影：是从黑山、从半天旱地带开始呢？还是从阿布萨罗卡斯、萨瓦琪或是从桑格累得或拉斯托山脉开始？从大角河还是从大角；从风河、圣胡安、拉曼查塔、坦德新、莫哥隆、攸印塔、疯山或是萨里兹开始？从阿巴约斯、阿利斯、布隆西罗斯、奇里卡华斯或是从蛇山；越过黑石或是多特边往沙漠？是沿赫尔瀑布、格林，或是波波阿河去搜索呢？

在纵有大队人马也可能迷津的去处，到哪儿去找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呢？

新奥尔良距拦河筑坝捕海狸皮的地域很远，但追寻父亲却

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他是从田纳西的坎伯兰山跃马扬鞭朝新奥尔良进发的。

城市使我深感不安，人们很难在城市里辟径通幽，市民们的内心远非他们表面看起来的那样。通常，他们故意做出一种姿态，暗地里却另有一副嘴脸。

奥林在城市显得很得手，他能在城市发现一些幽静之所在，正如我能骑上墨西哥野马跨过峻岭、山地，开道前行一样。

当然，奥林也是山野开路的好手，论枪法也接近我和泰勒的水平。他早起攻读法律，把布拉克斯东的一本法学著作包在鞍座旁的袋子里，一有空时便拿出来阅读。他又是个强健、漂亮的男子，野外行走，一旦他开口讲起话来，真是娓娓动听，似乎草木山石也在欣然倾听一样。我们萨克特姓来自英国，主要是威尔斯人，而奥林想必有更多的威尔斯人的禀赋：威尔斯人出言吐词象唱歌一样。

我要说新奥尔良对我并不是陌生的。在悠久的岁月里，我们萨克特同肯培基和田纳西山民，曾伐木放舟，顺流而下，经常来到这里。但我最熟悉的一些地方，大概都没有列入奥林的袖珍本上。那大都是些下流场所，诸如：比利·菲利浦的第一百零一号牧场，卢卢·怀特的桃花木大厅，五元屋和法国人之家，加勒廷街的墨菲舞厅……我曾到这些地方把我们那些流连忘返的乡下土包子驱赶出来，把他们弄回船上。

出入于那样的地方，你也必须粗鲁。我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每当我同窝棚船上的水手到河边去时，在崎岖而背人的地方总怕遭人暗算，心情因之非常紧张。我常须领头格斗，好让水手们逃脱。那些格斗不是些什么小打小闹，而是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要么是你克敌制胜，要么被人踩在脚下。

圣·查尔斯旅社是个我前所未见的非常讲究的地方。我穿着黑衣黑靴，风尘扑扑，这般模样同在这里下榻的人们就有些般配不上了。那管帐先生的头梳得油光水滑，好象是要人一口吞下去似的。他瞧着我，如同瞧见被狗拖到门槛上的一堆破烂。他厌恶地问：“唔！有事吗？”

“我要找奥林·萨克特先生！”我说，“他就旅居这儿。”

管帐这才拿出一大本登记簿来查对名单。“哦！是有个萨克特先生，但他现在不住这里，他已经走了——让我想想看，他是二十号离开的，先生，他已经走了两天了。”

那么说，是安排失误吗！奥林曾相当肯定地说过今天在圣·查尔斯旅社与我会面，因此，要是他走了，他一定会返回这里来的。“您相信吗？他会来这里见我的。”

“很抱歉！先生，萨克特先生结了帐，没留下地址或者去向。”

“他带走了粗呢大衣、行李袋之类的东西，是吗？”

“当然！他——”这位绅士突然停了一下，好象想起了什么事。

“我仔细一想，他的马鞍和来福枪还留在这儿，我想是这样。”

一听此话我倒有些担心了，萨克特无论到哪儿，决不会不带走鞍座和来福枪的。奥林此举有些反常，很不近情理。

“我想，您最好还是让我先有个房间住上。”我说，“假如方便，就安排我与奥林住同一房间吧！”

他有些犹豫不决，显然不相信能有什么交换条件。我拿出钱夹，取出两张有双鹰的十元钱币。“你收下吧！”我说，“用完了后，再给我说一声。”